

市井观云



第一章 北京的茶馆

遥想当年大茶馆

“京城没茶馆”。这句话出自我的一位“忘年交”之口。他姓林，今年整寿 80，北京生北京长，自然算是个老北京。

我在老爷子面前卖了卖关子，告诉他此言差矣，北京怎么会没茶馆？前门的老舍茶馆，天桥的天桥乐茶园，难道不算是茶馆？

老爷子笑了：“这两处忒雅气了点儿，属于‘阳春白雪’，往俗里说只能算是书茶馆，它跟咱平民百姓可以常去的大茶馆不能相提并论。”

说起京城的茶馆，北京人自然会想到老舍先生的那部名剧以及剧中那个裕泰大茶馆还有那个那位面目和善的王掌柜。仅从舞台布景上看，当年的大茶馆与上面提到的两家茶馆有所不同。而“裕泰”这类大茶馆在眼下的京城有吗？

北京人曾经以京城林立的茶馆而得意过。远了甬说，四五十年前吧，没“泡”过茶馆的北京人不多见，即便是达官显贵也不能免俗。坐茶馆是一种雅兴，也是生活中难以割舍的乐子。那会儿，人们会客、谈生意、散心、解闷，甚至记者找新闻信息，茶馆是最好的去处。

北京毕竟是皇都，茶馆似乎也比其它城市有更多的讲究。笔者从林老爷子的回忆中了解到当年的茶馆分着好几个档次呢，有大茶馆、清茶馆、书茶馆、棋茶馆、野茶馆、二荤馆、茶棚、茶楼等。最普遍的当属引车卖浆者经常光顾的大茶馆。

老北京的茶馆与茶客

在早，京城的茶馆多以“轩”“泰”为字号，仅林老爷子能记起来的茶馆就有 40 多“轩”据我查找的有关资料，旧京茶馆茶楼保留下来的字号有 200 多个。如前门外的天合轩、裕顺轩，崇文门内的永顺轩、长义轩、五合轩、广泰轩、广汇轩、天宝轩，东安门大街的汇丰轩，宣武门的三义轩、兴隆轩、海丰轩、天福轩等在京城算有一号。

据金受申先生《老北京的生活》一书介绍，旧京最有名的大茶馆是“三名远”，即东安门的闻名远，宣武门内的声名远，前门外的高明远。

大茶馆的门面三间五间不等，有的还辟有后院，前设柜台大灶，中为罩棚，后有过厅与后堂，两边有单间雅座。茶馆内有茶，也备有各式点心和小吃，人们“泡”茶馆聊天、逗鸟、谈生意自得其乐。有些大茶馆后来发展成二荤馆，备有酒菜，品茶后可小酌。

书茶馆的格局与大茶馆不同，上午接待茶客，下午和晚上则请说书的唱大鼓的演小戏的来此说唱，茶客们边听书边喝茶，亦为一种享受。

清茶馆以卖茶为主，但往往是五行八作手艺人的“攒儿口子”（即活动地点）。那会儿，不同行当的手艺人往往守某个茶

馆，喝茶等客，若找手艺人干活儿，奔茶馆准能找到，不像现在封阳台、搞内装修的手艺人满大街“撂单儿”。

如今这些茶馆只能从老北京人的记忆中去寻找了。老舍茶馆和天桥乐茶园可以说是再现老北京茶馆的精典之作，给国内外游客了解北京民俗提供了个窗口。很显然，就其档次和门票的价码儿一般老百姓会望而却步的。

林老爷子所说京城“没”茶馆，我想他指的是具有大众意义的茶馆，即老百姓掏个块儿八毛能进去“泡”半天的老北京大茶馆

泡茶馆是文化享受

茶馆，可以说是反映地域文化和风土人情的一面窗户。

我曾走过一些城市，每到一处先打听茶馆，我的经验是想了解某地民俗，必要“泡”某地茶馆。在我的印象里几乎没有一座大城市没有茶馆的，广东的茶楼，上海的茶社，成都的茶棚不用说了，我曾在西北偏远地区的一座小城也见到了茶馆，只花了 8 毛钱便在茶馆“泡”了两个小时。喝着盖碗茶，嗑着瓜子，听着茶客们自娱自乐，演唱的秦腔，跟当地人聊着天，我觉着比在宾馆吃大菜更有味儿，这是一种文化享受。

然而，在北京这种能让平头百姓掏几大毛进出自由的茶馆有吗？每当我看到那些顶着太阳或喝着西北风的老人们聚在街头扎堆聊天下棋打牌，我便想到了茶馆。有几次与朋友相约谈事儿，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去处，最后只好奔了饭馆。当时想，京城若有几个可供人们聊天约会的茶馆该多好。

北京的茶文化历史悠久，北京的茶馆可以写一部书，可是现

时的北京却没有茶馆。这实在是生活中的一大憾事。

再喊一声大茶馆

记得我 4 年前曾撰文呼吁过开茶馆，当时有位朋友积极响应，来信说他有意干，几个月后他果然在朝阳门外开了个大茶馆，买卖红火了一阵，还请我去喝茶，可惜好景不长。开茶馆是小本生意，想赚钱并不容易，据老舍茶馆的经理说，就眼下的物价行市，一个茶座 50 元都要赔本。

我曾经跟几位有志振兴北京民俗文化的经商者探讨过，能不能恢复京城的老字号茶馆，譬如“三名远”。他们纷纷曝起牙花子。毫无疑问，开茶馆比开饭馆不少卖力气，可是效益却差着成色。也许开饭馆“扎”一桌客人，能顶开茶馆一天的进项。茶客多属离退人员和工薪阶层，茶份钱高了自然没人来，低了又无法经营，实在左右为难。龙潭湖的柳荷轩茶馆曾红过一年多，后来也“歇菜”了。

笔者曾跟有关人士切磋过在京城开茶馆（准确地说是恢复）的问题，他们认为就目前的市场状况，政府有关部门应该给茶馆的经营者一些优惠政策。眼下茶馆被划归饮食业，各种税都挺高，而作为微利的茶馆业若想生存的确举步维艰，有此心无此力。有关部门能不能给沉睡多年的茶馆业一点爱，扶它一把呢？能不能让京城的茶馆文化重新回到民间并占有一席之地呢？对这样的善举老百姓定会拍巴掌的。

老“茶房”的心愿

家住崇文门外的胡福林先生今年已 85 岁，是当年“永顺轩”茶馆“跑堂的”，老爷子上了岁数，腿脚已不大利落了，也没什么文化底子，无法动笔表达想说的话，他特地把我叫到家里，侃了一天。

“您知道当年老北京的茶馆是多么让人怀念吗？我八十多了，现在闭上眼睛都能回想起那时茶馆的热闹劲儿，您可以在茶馆喝茶、聊天、听书、下棋、会友，泡上那么一天，能泡出多么地道的京味文化来！”老爷子意味深长地对我说。他拿出老父亲传下来的大把茶壶和粗瓷茶碗让我看：“瞧瞧吧，当年王爷的后代溥心畲先生用它喝过茶呢？他是位画家，‘永顺轩’的常客。我这儿还有一个蔡锷将军和小凤仙喝过茶的茶碗呢。”他兴奋异常，把肚子里装着的当年茶馆的那些陈芝麻烂谷子都抖落出来。听得我恨不能找个大褂穿上，跟老爷子一起去开茶馆。

末了儿，老爷子来了个惊人之笔：有谁真办起了像当年老北京的茶馆，用得着我的时候，言语一声。我把保留着“永顺轩”的一把茶壶送给他。

茶馆，表面看是一种商业行为，甭管好赖，它也算是个买卖，但是，细细咂摸，它却是一种文化现象。老北京的茶馆从里到外都渗透着或者说是散发着京味儿文化。当然，其它城市的茶馆，也自然体现着本地区所特有的文化味儿。就在笔者在报上撰文“喊”京味儿茶馆的同时，从报上得到了新的信息：成都茶馆越办越火，到目前已有上千家。武汉兴起茶馆、茶楼热，近 2000 家茶楼、茶馆宾客盈门。

老茶馆为何衰落

有位姓郭的读者，给我来信说：老北京的茶馆之所以走向衰落，除了时代和社会的原因，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北京人太懒！这当然属一家之言，但笔者认为此言可谓一针见血。咱们先别说茶馆，就说饭馆吧，眼下京城有八成以上的饭馆不是让外地人在经营吗？北京的爷儿们开始经营时倒挺卖力气的。生意火了，反倒当起了“二老板”，舒舒坦坦地吃起了“瓦片儿”。一个“懒”字，当然不足以说明茶馆不兴的原因，但从根儿上说，眼下想做买卖的北京人往往缺少那种稳扎稳打、实实在在的经营作风。

经济生活永远脱离不开文化，做什么买卖，透过表面也能看到其文化的渊源。据笔者所知，老北京人在生意口儿上体现出的文明和京味儿文化是相当浓厚的，咱们不说买卖地上的那种口气、仁义、公道和礼数，单说老北京买卖人的吆喝声，谁能说不是是一种文化。而这种融和在生意口儿上京味儿文化在茶馆的经营中体现得尤为充分。笔者以为这些好的文化传统即便在现代化气息日益浓厚的今天仍然不过时，就像茶馆文化不过时一样。如果不亏心地说话，眼下，京城的餐饮业恰恰缺少这种文化气息。但愿茶馆业的兴起，能把融和在生意口上的京味儿文化寻找回来。

热情的北京“茶馆迷”

北京人对茶馆真是情有独钟，我在《北京晚报》发表的两篇文章，《再喊一声茶馆》和《一言难尽话茶馆》居然引起广大市

民的热切关注。在一周之内收到了上百封议论恢复京味儿茶馆的来稿和来信。有几位热心读者还亲自来到报社，找我当面一吐茶事。

几天前，笔者参加了中国书店主办的京味文化研讨会，一些关心京味文化的专家学者，见了面先问茶馆“喊”得如何啦？您瞧，有多少人关注着北京的茶馆文化。最有意思的是我在晚报发表了万振元先生的来稿“要圆一个茶馆梦”以后，万先生家却成了“热窑”。短短十几天，竟有 30 多位茶友登门访他，同时，他还接了 20 多个电话。

让这位万先生受宠若惊的是好几个小伙子扛着包绾着袖子来见他，非要在他的茶馆当伙计，钱多钱少不在乎。其实，万先生的茶馆八字还没一撇呢。一位叫刘继森的读者已然写好了“和顺轩”的匾额，给我寄来了草稿。弄得万先生发誓也要把“和顺轩”恢复喽。想不到，真想不到京城有如此众多的“茶馆迷”。

这上百封来信来稿，我一一拜读了，可以说来稿已超出了对茶馆的回忆与留恋了，大家是围绕怎么办茶馆而议论的，有些意见和建议都挺实用。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点：一恢复老北京茶馆必须大众化，茶份儿不能太高。说白喽，现阶段京城百姓的生活水平，茶份儿以多少钱为限呢？有 8 篇来稿认为 3 元到 10 元较合适。如亏损可由小吃零食上找齐。二办茶馆需要动员社会力量，有许多来稿认为建茶文化研究会，茶馆文化基金会。让一些大企业或有钱的个体户加盟，有篇来稿为大企业算了一笔帐，开一个茶馆可以扩大企业的知名度，提高企业的社会效益，就算一年赔进几十万元也值。因为这种宣传效果比在报纸电视台花几十万作广告合算。这些建议有一定的可行性。总之，来稿来信的建议是恢复茶馆光依靠政府不行，要发动民间的力量。

京味儿茶馆有戏

说一千道一万，不能光说不练。中国书店总经理沈望舒先生找到我说他们要办京味儿茶馆，而且说干就干。琉璃厂“海王邨”内有 300 多平方米的宽敞地界，摆个二三十张桌子即可开张，茶份儿绝对是大众价码儿，过不去 3 块钱。沈先生嘱咐我，开张之前拉过一拨茶友来，为茶馆怎么更有京味儿出谋划策。

黄宗汉先生也来找我，说天桥乐茶园每周将有两天专为大众而设的茶座儿，茶份儿超不过 10 元钱。此外，他还想在天桥附近开一个大茶馆和大酒缸。

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沈望舒跟我说了办茶馆之后，还真操持起来了，没过两个月呢，在琉璃厂中国书店的边上，真办了个“京味茶馆”，他打电话告诉我，我赶紧跑过去瞧了瞧，嚯！京味茶馆味真足，尤其是茶馆的“小茶房”冯建华，小伙子大褂一穿，手巾把儿往肩膀上一搭，满口的京腔，真地道。这家茶馆的茶份只有 3 块钱，茶客有附近的老人，也有慕名远道而来的，“小茶房”为了体现京味，还找来一些天桥老艺人到这儿说书，变戏法儿，把茶馆弄得挺热闹。众人拾柴火焰高。看来这茶馆没白喊。京味儿茶馆，有戏！

在西华轩茶馆喝茶

西华轩茶馆门脸不大，位于故宫西门，紧临紫禁城的筒子河，这地界闹中取静，市中显幽。茶馆的茶幌随风曼舞，建筑古色古香，临窗品茗观景，故都的余韵尽收眼底，赏心悦目之余恬

淡平和的陶然之趣油然而生。看得出来，茶馆主人在装修和室内陈设布置上的匠心。刻意仿照故都茶馆的式样，竹桌竹椅，紫砂茶具，摆件周全，各道风味小吃也尽可能再现老北京茶馆文化的特色。据茶馆的邓经理说，他们重金租下这方宝地，原来是想开餐馆的，但看了晚报的文章后，改变了主意，想为振兴京城的茶文化尽一份力。为了展现老北京的茶馆特色，他们煞费苦心，拜访名家，寻找资料，可谓“一片冰心在玉壶”。

那天，适逢延安“鲁艺”的老同志到此聚会，这些鬓发染霜的老者，手持细瓷盖碗，轻呷细啜，吹拉弹唱、有滋有味儿，其乐融融。我饶有兴致地看了看茶馆的茶单，茶的品种近百，分为高中低 3 个档次，上品如龙井、碧螺春、台湾乌龙等，茶份儿百元左右，中档的如乌龙、普洱等，茶份三四十元，低档的如双容花茶、普通绿茶、菊花茶等 10 元左右。此外备有 20 多种小吃、干果之类，泡上一壶茶在这儿坐半天，别有一番情趣。与茶客聊天，反映茶份儿的这种价码还算合理。

茶馆副经理何迎春对记者说：“我们开茶馆一方面是为振兴京城的茶文化，另一方面是想营造一种和谐温馨的文化氛围。现在人们聚会，谈生意常常为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伤脑筋，我本人从事过企业的经营，谈过多少次生意是在饭桌上，推杯换盏，喝得昏昏沉沉，谈生意的兴致与精力全没了。而坐在茶馆里，清茶一杯，气氛安适，效果就不大相同。”

笔者随意采访了几位来此会友的茶客，他们认为喝茶既是解渴，也是一种文化，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老北京大茶馆的那种简陋的条件和烟熏火燎，嘈杂喧闹的气氛已不适合现代人对那种安适恬静环境的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说，京城应多发展几家西华轩这样大众化的茶馆。但茶份儿应在 10 元到 20 元左右为

宜。

邓力对笔者说：“开西华轩茶馆是为振兴京城茶文化的一种尝试，其目的绝不是为了赚钱。办的效果如何还有待各方人士评说。”

甬管怎么说，西华轩算是开张了，其它几家也在紧锣密鼓地张罗，待他们开张后，咱们再到那儿去品味吧。

露脸的北京茶馆

北京人再也不用发愁找不到喝茶的地方了，开茶馆已成为一种新的时尚。本人 1996 年曾先后发表了 10 多篇“喊茶馆”的文章，对京城缺少茶馆的现象进行了系列报道和经济文化习俗方面的探讨，呼吁代表京味文化的茶馆早日恢复

时至今日，京城的茶馆怎么样啦？这也许在许多读者十分关心的话题。

日前，笔者骑车遍访京城的大街小巷，欣喜地发现自从我的“喊茶馆”系列文章发表后，不到一年的工夫，京城已出现了 20 多家具有特色的茶馆。“喊茶馆”，不但喊回了地道的老北京茶馆，而且还喊出了一些新派茶馆。地道！笔者真心为这些茶馆拍几下“巴掌”。

现今的京城茶馆可分为两派：一派是地道的京味儿茶馆，这一派的代表是琉璃厂海王邨的京味茶馆。这家茶馆门脸不大，但京味倍儿足，粗瓷茶碗，方桌木凳。茶份儿只有一块钱，也可自带茶叶，“掌柜的”冯建华身穿蓝布大褂，头戴瓜皮小帽，引客待茶，一口京腔，满堂招呼。

茶客在这儿还可以听到几乎成为绝唱的“莲花落”以及评书

大鼓。这些老北京的玩艺儿及简朴的饮茶方式，让人能感受到什么叫京味儿，让许多人流连忘返。

京味茶馆还有陶然亭的窑台茶馆、天桥乐茶园、前门老舍茶馆、虎坊桥湖广会馆茶楼、和平门正乙祠茶馆等。

这类茶馆有点像老北京的书茶馆，茶客可以一边品茗，一边听戏听大鼓，饿了还有小吃，坐在这里的确可以感受到老北京的风情。

有意思的是京城这 20 多家开茶馆的经理以年轻人为主，他们的平均年龄不到 30 岁，他们的这种不惜赔本也要为弘扬中华民族茶文化的精神实在难能可贵。年轻人干事有朝气有热情也有股子闯劲。冯建华说等条件成熟了，再开个更像样更地道的京味大茶馆。今年只有 26 岁的段云松说为了让茶馆在京城遍地开花，两年内要再办两三个茶馆，同时他还承揽了帮助别人开茶馆的策划工作。由此看来，咱们“喊茶馆”才刚刚喊出茶馆的影子，好戏还在后头呢！

另一派属新式茶馆，与京味茶馆相比，这一派茶馆少了几分喧闹，多了几分宁静。静心品茶，悄声细语，以静养性，以茶陶情，可以说是这类茶馆的特色。

这一派的茶馆以地安门的五福茶艺馆、琉璃厂的汲古阁茶苑、西华门的西华轩茶馆、北新桥的吴裕泰茶社等为代表。

五福茶艺馆内部装修得古朴典雅，室内四周摆放着各式紫砂茶具及名人书画，营造的是茶文化气息。“掌柜的”段云松原本是西单“忆苦思甜大杂院”（饭庄）的经理，出于对茶文化的迷恋，把这几年赚的钱都扔进了茶馆。开茶馆让他尝到了人生乐趣，他潜心研究茶道，时常在茶艺馆举办茶道讲座和表演，吸引八方茶客。他告诉笔者茶文化的魅力在于能陶冶人的性情，到他

这儿品茶的有些茶客是说话满嘴脏字进来的，出去的时候却变得文雅起来。

汲古阁茶苑的经理李连祥是搞文物工作出身，他对笔者说，饮茶是一种文化，许多到这儿喝茶的人往往把喝茶当作一种文化享受。

西华轩茶馆经理邓力对开茶馆的解释是现代都市人生活不可缺少的一个内容。

据了解，光顾新派茶馆的多是知识分子和公司老板。开这类茶馆要会经营，经营不善要赔钱，段云松告诉记者，开茶馆的头一年赔了近 40 万元，但第二年便入了道，现在已由赔到赚了。

第二章 天桥有个小酒馆

在小酒馆品味天桥遗风

在天桥地区嘈杂拥挤的地面上，有这样一个依然保留着旧京遗风的小酒馆。人们好像并不在乎店是雅是俗，也不在意店堂的简陋破旧，到此只为了凑到一起饮酒聊天找乐儿。更深一点的含义是重温已被现代都市生活淡化了的京味儿。

在这间不足 40 平方米的小酒馆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都市生活的紧张繁杂一下子变得松弛了。那曾让人们感到烦恼苦闷的平日的行政烦嚣，人事纠葛，金钱欲望，滔滔名利，尔虞我诈仿佛在这间酒馆的平淡真率的气氛中所净化。

笔者是从朋友那里听说天桥有这么一个小酒馆的，当时我正写一篇反映北京民俗风情的文章，朋友说要想写北京的民俗，不能不到这个小酒馆坐上半天，那儿的京味儿最醇。

到实地采访才知所谓小酒馆原本是家小吃店，但来这儿的人是把它当成实际意义的小酒馆看的事实上，这类小吃店在京城已很少见了。

小酒馆的店堂布置极其简单，除了十儿张桌子几十把椅子，几乎没有多余的陈设，四面墙全是“白板”，由此可见它的朴实无华

从格局到气氛，你会感觉或体验到北京人久违了的二三十年前胡同口小酒铺的融融暖意。菜谱直接写在了墙上的黑板上，一目了然，除几道家常炒菜外，几乎尽是北京人喜欢的下酒小菜。酒，自然是“二锅头”唱主角，啤酒似乎只是“饮料”而已。当然，这儿依然保留着老北京人豪饮的酒具——茶碗。大碗喝酒，却佐以小菜，块来钱一碟，价廉，味儿正，很实惠。

来此喝酒的主儿，多是半熟脸，进了门，走到柜台前，甭张嘴，店主便会说：“张爷，今儿奔高里喝，还是老三样儿？”“奔高里喝”就是来几个炒菜，“老三样”就是二两“二锅头”，一盘花生米，一碟拍黄瓜。这是老北京人喝酒常就的小菜。

爷字，大概最能体现老北京在称谓上的大方。进了这间小酒馆，甭管您原来是什么身份，科长、处长，还是扫大街、烧锅炉、蹬排子车的，一律称“爷”，张爷，李爷。叫得那么自然，那么亲切，你不会因位卑而感到掉价儿，也不会因位尊而觉得拔份儿，到这儿喝酒，咱们都是老百姓。当然，到这儿喝酒的多数是平头百姓。

泡酒馆让你开心

笔者在这间小酒馆“泡了”几天，深深被这里其乐融融的陶然气氛所感染。据我观察，到这儿光顾者论拨儿，早晨一拨人多是上班族，家住附近，到这儿来填补早点。有工人、干部也有学生。中午一拨则是所谓的自由职业者了，有蹬三轮的有做小买卖的有干力气活儿的，从下午到晚上，则成了离退休老人们的地盘儿。一碗“二锅头”，几碟小菜，可以一直泡到“拉灯晚”。

酒馆离天桥乐茶园很近，有不少戏迷在这儿“打尖儿”，喝

够了老酒，再去听戏，当另有一番乐趣。

在这儿喝酒，可以不拘小节，喝到兴头，脱了上衣，光着膀子，习已为常，像到了自己家一样随便，甚至可以喝了半截，把剩下的酒菜交给店主保管，跑到茶园听戏，回过头来接茬喝。

在酒馆喝酒，用不了半天，您可以交上许多朋友，这些酒友尽管以前跟您素不相识，但能很快跟您口对上心，把您视为知己，跟您推心置腹，没有虚伪的客套，也不来什么花架子，老北京人的古道热肠，达观爽快在这儿展现得淋漓尽致。

笔者在这间小酒馆交了不少朋友，有退休工人，有老天桥，有戏迷。他们一个个都挺能侃，满肚子的“过五关斩六将”，当然“走麦城”的事他们也不忌口。有位爷姓李，自称是天桥的根儿，他从七八岁捡煤核侃到七十多岁退休“跑龙套”。老爷子告诉我长到 10 岁还没大号，是那年出“天花”，派出所警察给起了个名字。他感谢生活，乐天知命，尽管现在每月的退休费只有 200 多块，但他很满足。熟人们见了面有开不完的玩笑，老北京人的玩笑特有意思，您给他个“脖儿搂儿”，他反过来还得叫您一声爷。大家伙儿凑在一块，与其说是喝酒，不如说是聊天“找乐儿”。

笔者观察几日，没见过嗜酒如命的“酒腻子”，酒不过是人们助兴的佐料。在这儿的的确品出很醇的京味儿。

小酒馆越来越少了

从老人们那里得知这里并不是真正的天桥小酒馆，“原汁原味”的小酒馆是在这家小吃店的斜对门。

据了解，那个小酒馆由打民国初年天桥成为大游乐场就有

了，一直开到去年才关张，它可以说是北京城历史最久硕果仅存的小酒馆，不知何因“黄”了。酒友们舍不得这地界，便把乐嘴转移到这家小吃店。店主似乎很理解酒友们的心态，把小吃店营造出小酒馆的气氛

笔者为寻觅小酒馆的遗迹，采访了已改换成建鑫饭馆的那家小酒馆。许是刚开张不久，玻璃门上还贴着“开业大吉”的标志，时值饭口，店内却异常冷清。

店主是个中年妇女，听口音像是东北人，她承包了这家小店。据她说是小酒馆赔钱才易主改换门庭的。然而，小酒馆改为饭馆就真能赚大钱吗？小吃店的红火同这里的清静相比，我的脑子里划了个问号。

酒馆与民俗

三 四十年代天桥这地界的小酒馆、大茶馆很多，如今已成陈迹，取而代之的是现今这里一家挨一家的饭馆饭庄，然而这些饭馆饭庄几乎千篇一律，看不出有什么特色，尤其是老北京的特色。酒馆能体现出一种地域文化，当然是民俗方面的。

眼下，京城的餐饮业恰恰忽视了像小酒馆这样有地区代表性的文化。小酒馆能不能再多几个呢？这样也可使咱北京人的民俗文化或者说旧京淳朴的民风保留下来。

乐子，北京人好找乐子，我想小酒馆真开起来，总会宾客盈门的。